

大学生涯，难忘青春岁月

陈麟

一

1984年国庆前，从三岔河上游的乌蒙山麓，步行15里山路，坐1块5角钱54公里的农公车到县城，再从县城坐4块8角钱154公里的客车到省城，延安西路与山林路、枣山路之间的客车站广场上，迎新标语和迎新的人在那里等候新同学来报到，系学生会主席陈忠师兄张罗安排，周佩玲师姐带着大家坐上去学校的车，17公里到达董家堰上的学生宿舍区，正是傍晚时分，6个人的宿舍，选了一个靠门的上铺，这就上了大学。

我原本没想过要上大学，小时候喜欢读书，也说不清是为了逃避劳动还是追求上进，也没什么直接的目标，工作嘛，代课教师或手扶拖拉机手已经很让人羡慕了。高考填报志愿，兰州大学新闻系、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，是因为有空空才填进去。省属高校，贵大也好、师院也好、民院也好，翻来覆去算分数、还是不大踏实，填几个地区办的财校保险些，只要能解决“户口本”和“购粮本”，大学中专都行。其间，跟师大也签了定向录取合同，还是民院先走程序，录取到中文系汉语文学专业。

进校的第二天，跟着帮新生在食堂与体育场之间的空地上，等候送学院代表去省政府礼堂参加表彰会的大客车，干训部主任王桂森老师带队，看见有一堆新生，就给大家介绍贵州民院校史。1951年创办，1959年撤销，1974年在龙洞堡社会主义学院复校，1977年恢复高考、开始招生，前几届在龙洞堡，后来选址到花溪董家堰山上，80级、81级、82级陆续搬到新址，先在花溪大桥旁的牛毛毡房过渡，直到1983年新生入学，才有住牛毛毡房。民院规划占地面积1300多亩，东临花溪河、北靠职业学院、西沿贵昆铁路西站与石板镇站一线、南接花溪水泥厂和东西向的花溪大桥铁路桥，与贵大、农学院在一条线上。王老师刚介绍完，车来了，跟着大家上车，心里一直在想1300亩究竟有多大！

正式开学后，到教师宿舍和办公区领书，在学生宿舍和教室上课，才知道南北距离超过3公里，东西距离超过2公里，中间还插了一块铁二局一处的办公区，确实够大的了。1985年夏天，在贵阳当兵的几个老乡来看大学，在干训部老乡周成勋老师住处就餐，饭还没吃完，其中一个老乡说有事先离开，只听得下楼发动三轮摩托走了，过一会大家吃了饭，下来到体育场大门边买西瓜吃，只见有几个骑着摩托车一趟跑过去，一趟跑过来，绕着体育场和学生宿舍转圈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之前先走的卜大哥，他说民院太大了，半天都转不出去，估计喝了两杯，找不着方向了。

二

早先，对大学的印象是遥远的，模糊的，对大学老师也是！但是经过4年的大学生活，镌刻在脑海的记忆时间愈久、印象愈深！

李华年老师是中文系主任，讲先秦文学、古代文论，他上课先清嗓子，语速不紧不慢，一字一顿，虽然不苟言笑，但回顾讲课内容时，联想到一些上课，仍然可以记起

来。他的板书很规整，左边写讲课大纲，不擦，右边画图、写字讲例子，讲完擦掉，讲完一堂课，提纲基本写满黑板，即使笔记赶不上，也可以对照补充。

潘定智老师是中文系副主任，1985年后中文系办民语班，再后来组建民语系，任主任，讲民族民间文学概论、神话概论。潘老师讲课，先讲故事，再梳理故事母题、传播区域、民族、国别，再讲价值、意义，由浅入深，由形象到抽象，娓娓道来，冲淡平和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曲沐老师后来任中文系主任，他讲红学、宗教文学（佛经故事），曲老师受柳永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的影响，北师大毕业后，辗转京广、湛江、都匀到贵州工作的，虽然所遇并不完全如江南诗意，但他孜孜于学术，深耕红学，把我们引入丰富复杂的人物世界。

曾老师，有三个。一个是班主任曾垂提老师，讲马列文论，一个是曾庆富老师讲文学概论，还有一个曾祥麟老师讲宋元文学。一个讲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，一个讲文学的起源，一个讲苏轼得鱼忘筌、得意忘形。三个都喜语间，工作后才想到问难的好处。一至少不至于那么木讷！

还有讲语言学的徐尚聪老师，讲莎士比亚的徐东伦老师，讲巴尔扎克的邓世隆老师，讲语言可对比中俄英日，也可讲大方方言，语系语支条分缕析，讲莎剧背诵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》《雅典的泰门》《李尔王》声情并茂，讲巴尔扎克不用看讲稿，闭着眼睛可以一口气一堂课。

谢会昌老师讲现代文学，肖红老师、孟维嘉老师讲当代文学。从鲁郭茅巴老曹到纷繁复杂的新时期，训练了我们比较的眼光和探索的思维。

进大学是幸运的，有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更是幸运的，人人朝气蓬勃、处处蒸蒸日上、举目英才荟萃：一些省内高校下放老师回城，调入民院，一些省外高校老师平反后一时难回去，也是先到民院，名家来讲学，民院也是重点。除了本系老师，其他系的老师上课也可以去听。政治系赵森林老师、吴斯清老师，历史系侯绍庄老师、翁家烈老师、史继忠老师、顾朴光老师，数学系谭鑫老师、林敬繁老师，中文系徐前述老师，写作徐成森老师、秦敏老师、郝银生老师、钟旭老师，音韵学王瑛老师、胡运隄老师，明清文学金宗冷老师，在各高校中都是排得上号的人物。那时在民院，可以听数学家陈景润、张广厚、杨乐的课，也可听文学家特·达木林的讲座；可以听法国第三大学哲学家熊秉明的交流，也可睹日本文化学者坪洋文来访；既可请中央民院的陶立璠来讲新兴民俗学，也可请云南大学李子贤来讲高黎贡山田野作业。

三

田野作业、社会调查，是民院的一项特殊课，也是特色课。每逢寒暑假，都要明确一些方向或专题，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。

1985年夏天，大一下学期，快放暑假的时候，在宿舍楼前边看到一张海报，征集仡佬族民间文学调查爱好者，在暑假参加社会调查，我想老家也有仡佬族，何不

趁假期跑一跑，搜集整理些材料上来。顺着海报留下的联系地址，我从学生宿舍步行两公里到教师宿舍，找到课题负责人罗懿群老师，罗老师很热情，又是泡茶、又是问名、又是问家庭情况，一下子打消了我的陌生感。他给了我一个提纲，一些参考资料，包括贵州仡佬族分布情况，县委负责仡佬族调查的联系人，不厌其烦回答我的一些天真的问题，整整一个下午，才离开罗老师家返回宿舍。

调查提纲所列科目非常详细，包括家庭人口、村落人口、主要姓氏及来源、聚居与杂居方式、生产工具、生活资料、种植业养殖业、田土比例、商业贸易、收入来源、上学人数、小学、中学、技校、大学在读和毕业人数，日常交流语言、使用的文字，若使用少数民族语言，主要词汇要记录、并用国际音标标注，民族民间神话、故事、歌谣若能录音，尽量录下来，并注明传承人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传承方式等，涵盖了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各方面的内容，对于我这个大一学生来说，任务比较庞杂甚至有些科目理解不透，还不要说调查了。尽管有困难，但活儿是自己主动上门领来的，只能硬着头皮干吧。那个暑假，我花了近二十天的时间，搜集了一些语言学资料和民间文学资料，连表格算下来也不过万把字，开学后交到系办，后来中文系总支书记王成杰老师组织研究，每万字资料费15块钱，由于提供资料的学生不多，决定算两万字，发给我30块钱。

第一次调查尝到甜头，后面两个暑假也就停不下来。

1986年夏天，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社组织“三套集成（民间故事、民间歌谣、民间谚语）”调查队，赴镇宁自治县调查，研究社社长、民语系主任潘定智老师，副社长、院团委书记韦宗林老师，秘书长杨正伟老师委托我承担一些事务。潘老师带着我去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申请了经费，解决了为期两周的食宿补贴，放假第二天，调查队开向镇宁，先去扁担山黄果树采风，增加灵感，然后在县招待所进行为期两天的培训，以区为单位分组去，我带一个队负责城关区锦屏、包包上、阿谷大寨。这次调查，因为有统筹指导和地方支持，顺利完成了任务，两年之后镇宁自治县出了一本全集。

大学的第三个暑假，社会实践活动由院团委和民研社组织，经费由学校拨付，地点是花溪区，我除了配合院团委工作，也带一个队到高坡的沙坪甲店、黔陶起司骑龙等地进行调查，主要任务是花溪版的“三套集成”，1990年花溪文联出了两册。第一个暑假，不知搜集也不知整理，第二个暑假，知道搜集不管整理，第三个暑假，边搜集边整理。花溪调查结束后，我又跑了3个县，在当地公安部门帮助下，撰写了《织金六枝等地拐卖妇女犯罪活动的调查》上报，获省教委、省委宣传部、团省委1987年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奖，我也和经管系史新宇同学一起获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称号。

时光忽逝，步履匆匆，5月17日，母校贵州民族大学榕风沐雨，已届75个春秋。回首往事、历历在目，青春岁月、难以忘怀，写下以上文字，以表寸心吧！

送饭

李万军

不想承，那条以前望而生畏的山路，却成了我每周必走两次的牵挂。

几年前，妻子调到电视转播台，在城中心的山顶机房值机，一值就是24小时。每逢她值班，给她送饭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。

转播台机房所在的那座山是城里最高的山，从我家小区后面的桃花湖边望去，它像一位披着蓑衣的老人，默默地坐在那里想着心事。

从我家到她们机房的山脚，要20来分钟。从山脚到山顶，是一条火砖铺就的小道，一级接着一级，蜿蜒如蛇。小道两旁荆棘丛生，枝蔓横斜，有些路段要用手扒开才能行走。

昼长夜短的时候，到了山上天还亮着，还能顺便吹吹山间的风；可到了昼短夜长的日子，走到半路天就黑了，山路上瞬间就变得有些阴森起来。山林间不时传出小动物的吱吱、悉悉、嗷嗷声，声音不大，但听着有些吓人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不远处追着自己，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，不敢左顾，也不敢右盼，只能低着头加快脚步，直到看见山顶转播台门边站着的妻子，她双手捧着一杯热水站在那里，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落了下来。

把饭递给她，还没多说一句话，就转身匆匆下山，妻立在我边望着我下山，总是那句：“走慢点，路上小心点。”声音被山风裹着，钻进我的耳里，我头也不回，只用右手往后扬扬向她告别。

我在山路上呼哧呼哧下冲，衣袂被山风扯得猎猎响，看到山脚下那几户人家的灯光，才缓缓放慢脚步。

这样送了一段时间，又怕又累，和妻商量，决定改在中午送饭。

中午送饭确实不用走夜路，也不用那么

怕了，可时间有些紧张，一下班就得快步赶回家，立即动手做饭，做好了又要快步送上山，连自己吃饭都是狼吞虎咽，更不用说什么午休了。常常是刚把饭送到，就得转身往单位赶，一路走得气喘吁吁，满身是汗。

日子就这样在山路上重复着，有一次和朋友闲聊，说起日常琐事，他对我送饭的举动满是疑惑：“在馆子里炒个盖饭或者蛋炒饭送去不行吗？何必非得自己做。”

我给他解释说，妻子有胃寒，只要吃着寒性蔬菜，胃寒立即发作。每次发作要持续几天，挺折磨人的。

我说起初我们都认为是胃病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是胃病，但吃了不少胃药仍不见好转。

后来胃越痛越频繁，我们不得不去大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不光是胃病，是胃寒，只要吃了寒性食物就会诱发。

“哪些是寒性食物呢？”

医生列了一长串：丝瓜、冬瓜、黄瓜、豆腐，还有梨、西瓜、香蕉等等。我赶紧在手机上一一记下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严格避开清单上的寒性蔬菜，也不敢在外轻易炒饭给她送去了，妻子的胃寒症状才得到有效控制。

有一次买菜，妻子看到鸡儿瓜（又叫苦瓜）鲜嫩可爱，当时觉得是本地常见菜，没往寒性上想，就买了些放在冰箱。第二天她值班，我做饭给她送去，把鸡儿瓜煮成素菜。没想到我才回到家，就接到她的电话，说胃寒的老毛病又犯了。

幸好那天是周末，我急忙百度鸡儿瓜寒凉属性，一查是凉性蔬菜。再搜处理办法，说可以用山药煨汤化解。我立刻跑到超市买来山药，煨了汤送去，她喝了后疼痛才慢慢缓解。

从此，每次买菜，我们都要避开寒性蔬

菜。

送饭的路上，有时会突然遇到下雨。有一次我看天色还好，就没带伞出门，不曾想中途却哗哗下起雨来，无处可躲，我怕饭菜凉了，妻吃了胃寒发作，只好把碗藏在衣服下，冒雨前行。

夏天山上的蚊子格外猖獗，尤其是那种细长长腿的花脚蚊，它们来无声息，但凡裸露的皮肤被叮了一口，立刻就会肿起红疙瘩，痒得钻心。穿长衫吧闷热难耐，穿短袖倒是凉快，却又防不住蚊虫侵袭。

比起蚊子叮咬，路上突然撞见一条蛇才真让人心惊。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条蛇横在路中，无论怎么用树枝驱赶，它都一动不动，只能站在一旁干着急。幸亏碰上门卫上山，他用一根带叉的树枝，才把它小心拨走。

到了冬天，尤其是遇上连雨天气，得紧紧攥住拴在道旁的铁链，一步一挪地慢慢往上走或往下移，冰冷的铁链像冰锥刺着手心，每一步都走得艰难。

有一天，我问妻子：“你猜从山脚到你单位，有多少级台阶？”

她想了半天，答不上来。

我告诉她：“从家到山脚要走1280步，从山脚上山要走583级台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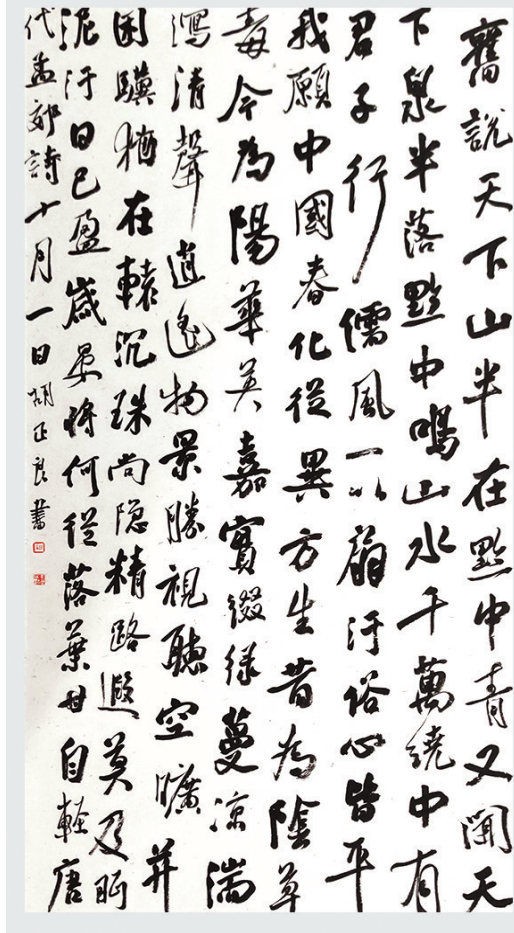
妻笑说我吹牛，后来她特意数了一次，下班回来告诉我，她走了1362步，台阶数倒差不多。

我笑着说：“因为我送饭时走得快，是大步流星，你自然比我多走些。”

家庭日常难免磕碰，好几次我们为琐事闹别扭，互相不说话。可第二天她值班，我照旧做饭送去，当她接过饭的时候，心中的隔阂也悄悄化解。

如今，山间的台阶被我踩得愈发光亮，我突然觉得，这走了无数次的山路，不再那么难走，每一级台阶都在为我发光。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行书《唐·孟郊 赠黔府王中丞楚》
胡正良

旧说天下山，半在黔中青。又闻天下泉，半落黔中鸣。山水千万绕，中有君子行。儒风一以扇，污俗心皆平。我愿中国春，化从异方生。昔为阴草毒，今为阳华英。嘉实缀绿蔓，凉瀉泻清声。道遥景物胜，视听空旷并。困骥犹在羸，沉珠尚隐精。路遥莫及晒，泥污日已盈。岁晏将何从？落叶甘自轻。

胡正良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贵州省书法家协会理事，遵义市书协副主席

贵州夜行记

张大斌

还记得那年端午假期，我和一帮朋友，自驾两部小车，赴一程贵州的山野旅行。漫行西南秘境，踏夜色、入深山、遇风物，是一程山水三重境界：荔波藏天山水墨，是造化馈赠的山山水水画卷；西江千年文脉，是烟火沉淀的人文厚土；梵净净灵山水，是沉淀本心的人间梵境。一路风露夜行，观山、观俗、观心，于茫茫夜色里，治愈漂泊，安妥灵魂。

此行初衷，直指荔波盛境，栖居之所早已先期安顿。长路驱驰，风尘仆仆，途中不敢有片刻耽延，追风赶月，不肯慢下步履。纵使一路疾驰，逾越车流、压缩休憩，待车抵荔波高速路口，已然夜半阑珊。预定居所尚在百里山道深处，层峦叠嶂，前路迢迢。一身车马倦意，漫漫四肢百骸。遂向值守之人问询宿处，那人抬手指向沉沉夜色。远山静寂处，一抹楼宇静立雾色昏暝之中，朦胧虚幻，似浮于尘外的琼楼。一念起，便舍去原定行程，栖身于山野荒隅，与深山夜色温柔相逢。

此地专为旅人筑造，无市井烟火喧嚣，唯有客舍、食肆静立山林。时维孟夏，榴风初起，距月圆清辉尚有时日，长空墨色沉凝，如一砚化不开的寒墨，静谧深邃，不染星芒。我们简餐饱腹，拂去一路风尘，归于居所，静待山野长夜漫漫心扉。

我的客房居于馆舍最深处，依山临谷，远隔尘嚣。推窗临窗，尽数敞开轩窗，任山间清籁涤尽室内沉闷。初夏风暖，江南早已草长莺飞、芳华遍野；纵是云贵高原，亦能听见草木拔节、万物峥嵘的高语。荔波地处亚热带湿润腹地，山泽氤氲，灵秀天成。窗棂敞开来，裹挟着雾霭、草木与山泉气息的清风穿堂而入，清冽沁脾，涤荡满身浮躁。抚开垂帘，方惊觉屋宇两壁皆是落地明窗，山风无碍穿行，月色、山影、清光尽数奔奔而来。我静坐窗下，拥一室山野清静，独享五月深山的温柔良夜。

荔波之美，是天地鬼斧神工雕琢的绝世山水画卷。

青峰叠嶂，翠霭横斜，千山凝黛，碧水萦回。这里的山，不逞北国苍劲雄奇，独擅南国灵秀婉约，峰峦错落俯仰，幽谷藏清润，深林覆苍苔；这里的水，不似大江奔涌浩荡，只作清溪迂回婉转，泉流漱石，碧潭映峰，山水相拥，青绿浸染千山万壑。朝有薄雾紫霭，暮有沉烟梵谷，暗光落处，水光山色相融成画，每一寸风物，皆是自然落笔的水墨丹青，浑然天成，不染雕琢。

一方灵川养育四方族人，水族、布依、苗瑶儿女，世代栖居，或枕山而居，或逐水而生。他们敬畏天地时序，礼赞厚生烟火，深爱这片滋养生灵的沃土。当地以悠悠樟江为天然戏台，以连绵苍山、沉沉夜幕为苍翠幕景，将千年民俗、山野赤诚、生命热忱悉数演绎。夜色漫山，灯火融融，歌舞舞情，风物叙意，山河有灵，人文有温，目之所及，皆是岁月沉淀的浪漫与温柔。

夜半林间，几声清啼轻扰浅眠。惺忪抬眸，尘世倦意尽数消散。丘峦铺展

入目，长空澄澈如洗，云天清蓝不染尘埃。卧于山水之间，褪去俗世身份与万千执念，做一名归返本真的山野赤子，与清风为伴，与山河相知。

辞别荔波水墨山水，奔赴西江千户苗寨。

原计划于此留宿一宿，奈何沉溺于荔波山光夜色，流连忘返，只得与苗寨浅浅相逢，走马而过。

西江之韵，不在于在浮世灯火，而在沉淀千年的人文风骨与民族底蕴。它是苗家文化镌刻在深山的不可朽诗篇，是先民栖居千年的精神原乡。依山错落的吊脚木楼，顺着山势层叠绵延，飞檐枕云，木构藏岁，一瓦一木，沉淀着岁月沧桑与民族传承。千年以来，苗民日出而作，月没而息，守一山故土，承一世风俗，安于清寂，甘于淡泊，与世无争，恬淡安然。

这里藏着古老的村寨礼制、淳朴的乡风民俗、源远流长的苗家文脉，是俗世灵魂的疗愈栖地，容纳所有疲惫、彷徨、奔赴山野寻得安宁的羁旅之人。岁月在此放缓步履，浮躁在此清融无痕，古朴的山居文明、温煦的人间烟火，便是西江不可复刻的人文内核。夜色垂临，满寨灯火次第亮起，万家星光依山铺陈，璀璨温柔。登高临谷远眺，灯火氤氲古寨，光影缠绕古韵，我们心怀敬畏凝望这片浸润千年时光的土地，读一读山河深处的人文厚重，稍作驻足，便默默离去，留一份感念藏于心底。

此行魂牵之所，便是灵山梵净。因一路流连风物，耽擗行程，抵达之时，夜色较之荔波更为幽深静谧。车入崇山腹地，空山骤雨簌簌而至，雨雾弥合天地，四下苍苔幽暗，唯有车前一寸微光剖开沉沉暗夜。直至行至客舍门前，烟雨迷离依然难辨前路，问向寻踪，方于夜雨深山里寻一处安栖之所。

同游之人，皆因阴雨暗夜心生怅惘，而我独偏爱这份极致沉寂。

这片灵山净土，群山肃穆，雪峰凌绝。晨钟暮鼓浸润山河，四方来客奔赴于此，于清幽灵山之中，求得内心安住。

夜色深沉，空山夜雨浙浙绵长，声清宁，叩击尘心。我洗尽一路风尘，煮一盞清茗，静坐露台之上。听雨落层林，听风渡幽谷，世间纷扰、心头执念、半生浮躁，皆在潺潺雨意里缓缓消融。

亘古岁月流转，空山风雨往复，千万次烟雨漫过梵净群山，浸润每一寸土地。心有澄明与善念者，纵身处风雨潇潇、暗夜无边之境，亦可于方寸心田，筑一方清静，不被外物裹挟，不为俗世烦忧。

一程贵州行，三场相逢，三重欣喜。

荔波观山，赏天地造化之水墨胜景，以灵秀山水，治愈皮囊之疲惫；西江观俗，品千年沉淀之人文底蕴，以古韵烟火，温柔漂泊之情怀；梵净观心，悟万古流传之灵山清寂，安放浮沉之灵魂。

路月而行，风露落暮，山河无恙，浮生安然，心有清欢，岁岁从容。

美丽贵州，人间至真至纯至美之境！